

III

一千八百五十五年拾月初一日第拾號

遐邇貫珍

香港英華書院印刷

英年月閏日歌訣

耶穌降生一千八百五十五年日記

十月禮拜詳序

英年十二月

正月初一日 即甲寅十一月十三

其數同中原

二月初一日 三月十五

四六九十一

三月初一日 乙卯正月十三

卅日皆圓全

四月初一日 二月十五

餘月增一日

五月初一日 三月十六

此數亦易言

六月初一日 四月十七

惟逢第二月

七月初一日 五月十八

二十八日焉

八月初一日 六月十九

四歲二月閏

九月初一日 七月二十

廿九日回還

十月初一日 八月二十一

四 英二十八
唐九月十八

三 英廿一
唐九月十一

二 英十四
唐九月初四

一 英初七
唐八月廿七

第拾號目錄

近日雜報

臟腑功用論

省城新報

熱氣理論

論熱長物

京報

續英倫國史總畧

北方勦滅海賊事

景教流行中國碑

硃非立處唐客進埠新例

大耀森文目卽

歐羅巴新聞畧

禮拜日攷

CHINESE SERIAL.

VOL. III. No. X.

October 1st. 1855.

INDEX OF CONTENTS.

- I.—CHAPTERS ON PHYSIOLOGY. No. 12. THE VISCERA. TAKEN BY PERMISSION FROM DR. HOBSON'S CHINESE WORK ON THE SUBJECT. pp. 1—5.
- II.—A TREATISE ON HEAT. No. III. EXPANSION. (Communicated.) pp. 5—9.
- III.—THE HISTORY OF ENGLAND. THE REIGNS OF WILLIAM I. AND WILLIAM II. pp. 9—12.
- IV.—A CALCULATION BY A CHINESE, SHOWING THAT THE DAY OF ITS ERECTION, GIVEN ON THE SYRIAN TABLET OF SE-NGAN-FOO, WAS A SABBATH-DAY. pp. 12, 13.
- V.—CURRENT NEWS AND MISCELLANY.
 - Monthly report of Canton affairs;—Quiet of the city, executions, and trade; execution of Kan-seen, an insurgent leader; reports from Wye-chow, and Kwang-se; extortions of the police-runners upon the sellers of firewood, their detection and punishment. pp. 13, 14.
 - Extracts from the *Peking Gazette*, from July 3rd to August 2nd:—Progress of the struggle with the rebels, successes and reverses—successes mostly—in Hoo-pih, Hoo-nan, Ngan-hwuy, Keang-soo, Kwei-chow, Yun-nan, Kwang-tung and Kwang-se. pp. 14—17.
 - Operations of the Steamer *Paou-shun* and H. M. Brig *Bittern* in the north against Pirates. p. 18.
 - Regulations of the Legislature of the colony of Victoria, Australia, to prevent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immigrants. pp. 18, 19.
 - News from Europe;—Progress of the war; The war loan in France; Palace of Industry in Paris. p. 19.

臟腑功用

在合信氏所著全體身論錄出

人身四肢五官其應理外事者既有主腦以動覺之而其所以生養者實為臟腑之司焉然臟腑居內目所難見故西國醫院有驗尸之法其無親近執葬者有司專司其事送入醫院剖胸剝腹搜臟滯腸細心考較驗畢乃收葬之故于五臟六腑剖析特詳比中土耳聞臆斷者實不相侔茲將其功用部位略譯于後。

地上衆生除草木之外凡有血氣者莫不飲食以養其生或問曰吾聞有辟穀煉氣不食而生者信乎曰人之身命不能自主必賴飲食以生之少年骨肉未定者須賴飲食以長之中年血氣日有損耗必賴飲食以補之年老衰弱必賴賴食培養之故一日不食則飢三日不食不能行十日不食則死矣禽獸衆類亦然但牙齒腸胃不同故所食亦異有專食肉者有專食穀者有專食蟲者有專食草者有專食菓者若非其所當食者即不能食如犬不食草牛不食肉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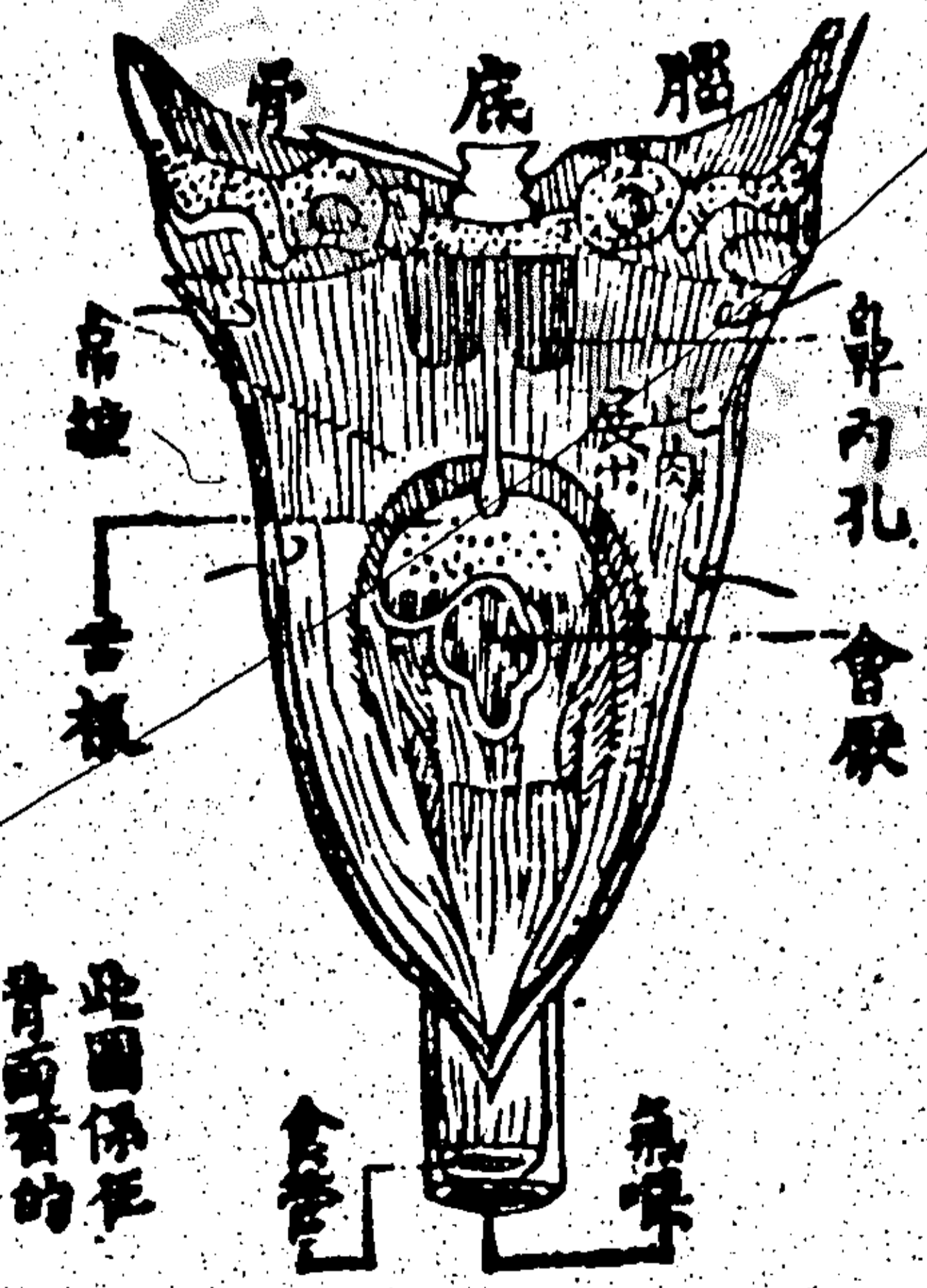
不食蟲虎不食穀是也人則不然穀肉菓蔬並皆適口宜胃蓋人齒三十有二
 齧咬噉各合其用當中上下八齒名門牙其旁上下四齒為貳牙再入為齧
 牙其餘為大牙初生嬰孩未需牙用其齧隱於牙床骨中六七月間門牙始出
 行年三歲共有二十齒俗名乳牙其斷不深因小兒牙床短窄未能位置多牙
 至七八歲漸次毀換二十以後牙始齊足及其老也血氣既衰齧然齒墮牙窩
 亦漸消毀若黃髮齧齒則萬無一二當小兒出牙時口中多覺不安或牙肉紅
 腫頭身有熱腹中作泄日夜啼哭非藥可治惟用曲刀認定新牙之處輕輕割
 破使牙透露立愈若妄加藥石轉增劇耳獸類之牙有大小長短利鈍不同大
 概食肉之獸其牙利上下交錯如剪僅能一開一闔而已食草之獸上下牙粗
 闊如磨牙較能左右齧食虫之牙上尖下凹食軟物之牙其斷淺食堅物之
 牙其斷深此其大略也

夫飲食養人有次第消化之妙凡物入口先過于唇唇者齒之垣也齒之上為
 齶齒之旁為頰舌則居中以卷制之使食物咀嚼糜爛六核生津以軟潤之六



兩圖畧同一是
 割淺一是割深

當面破邊臉項圖



兩圖同一樣一是
 割開一是未割

橫面破邊頸部圖



此圖當面破三分之一



此圖當面破三分之一



此圖當面破三分之一

此圖當面破三分之一



核者兩核在耳門之下腮頰之後有管橫入喉中管口與上牙相對又兩核在下牙牀內側又兩核在舌底皆有管透出舌下以出津液者若無津液舌不知味且難吞嚥故人思食則津生獸畜飢饉口流涎沫也凡食物嚼爛與口津和勻舌乃抵于上腭逼過吊中肉簾之後遞至喉嚨人不能自主矣吊中者古名懸雍兩旁有薄肉如簾為口之界其用所以遮掩鼻底兩孔免物錯入鼻中吊中之際有七路相通其前為口其上為兩鼻孔鼻孔後有左右兩氣管通於耳舌根之下前為氣喉後為食喉共成七路食物至此由食管漸趨而下直入胃中矣然氣喉在前食喉在後而食物不入氣喉者蓋喉嚨上闊下窄四圍有舒縮動肉數層功用特妙且氣喉之口有蓋曰會厭其體如軟韌脆骨一片微卷而滑在舌根之下挾指於後其形略如半舌將吞食物之時氣喉擁上至舌根使會厭密而蓋之食物一過即復挾起以通呼吸若吞物之際偶然笑語使氣喉不能掩密或粒飯點水誤落其裡即覺癢癢不安須咳出乃定食管者在氣喉之後脊骨之前下透膈肉而通於胃內皮潤滑生涎皮外有肉兩層腠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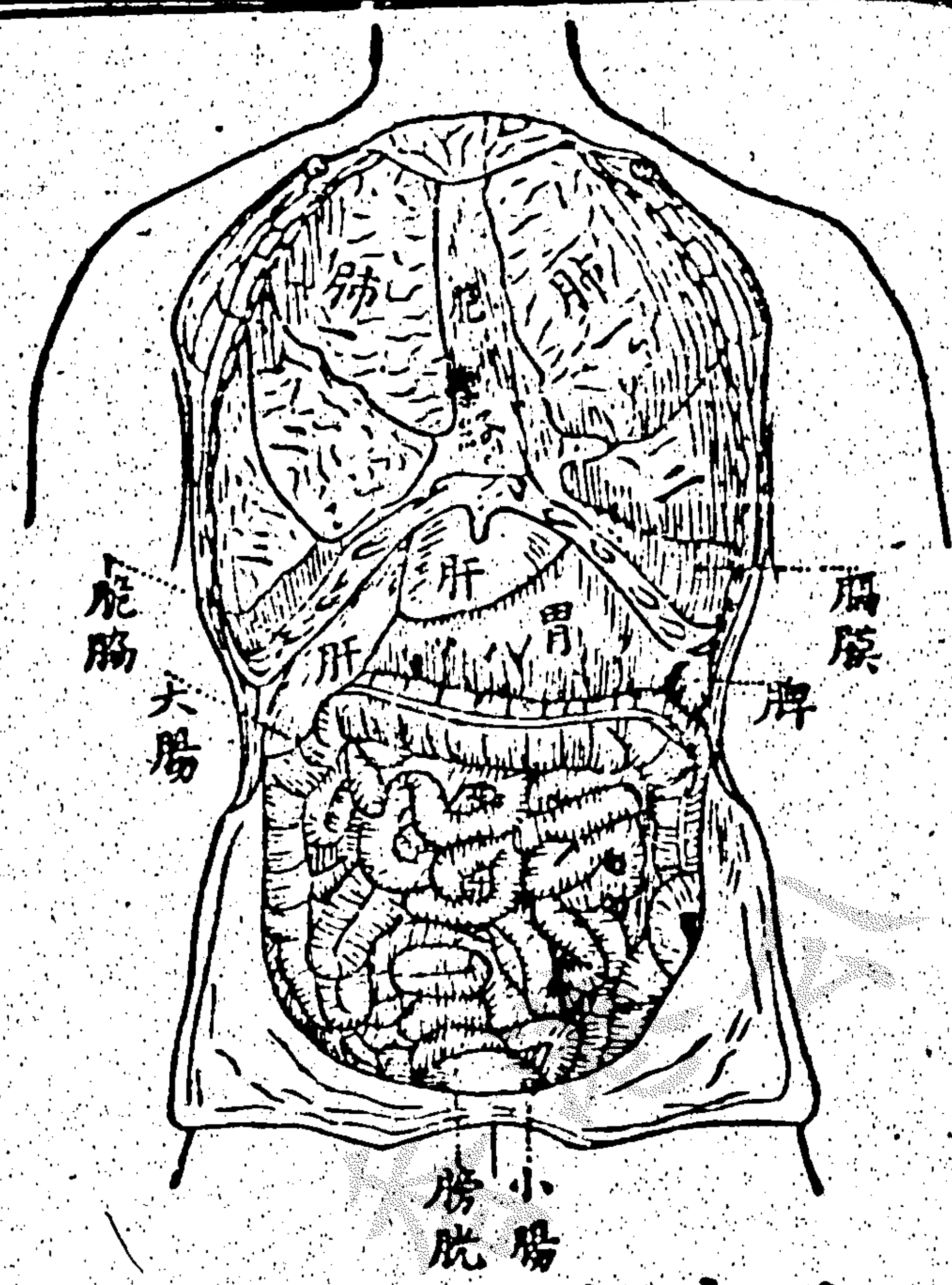
返爾貫珍

一橫一直，自能舒縮以司傳送，未吞時寬鬆而扁，食至即漸次攢動下傳至胃。

胃經

胃之為言固也，固受食物，故曰倉廩之官，其形屈曲如袋，容水三升許，橫居膈下左方，筋骨護其半，頭大向左，賁門上連食管，尾小向右，幽門下屬小腸，其體三層，外層上下有養血管四支，分佈小支密纏於內，因胃接血比他臟尤多，中層之肉有經緯兩紋斜交，於能舒縮攢動以勻轉食物，內層牙色軟滑多摺疊紋，週圍有小穴以生津液，胃體內外有腦氣筋及白筋散佈之，故與百體相關應，胃之左為脾，右為肝，上為膈肉，下為大腸，另有甜肉一條，甜肉者因其味甜故以為名，此肉附於胃後，胃之本熱與他臟同，但消化食物之時其熱較烈，胃津味酸，色如白沫，蓋主消化食物者，無食之時津不生，食至則漸生以化之，若食多津少，物不能化，或不合所食亦不能化，與夫消化未細者，胃脫下口皆不容出，胃本無化水之功，亦無出水之路，然茶酒入胃，少選即行攝去，人多不明其理，蓋腸胃有微絲血管甚多，能攝吸茶水以入迴血管，由迴管過肝入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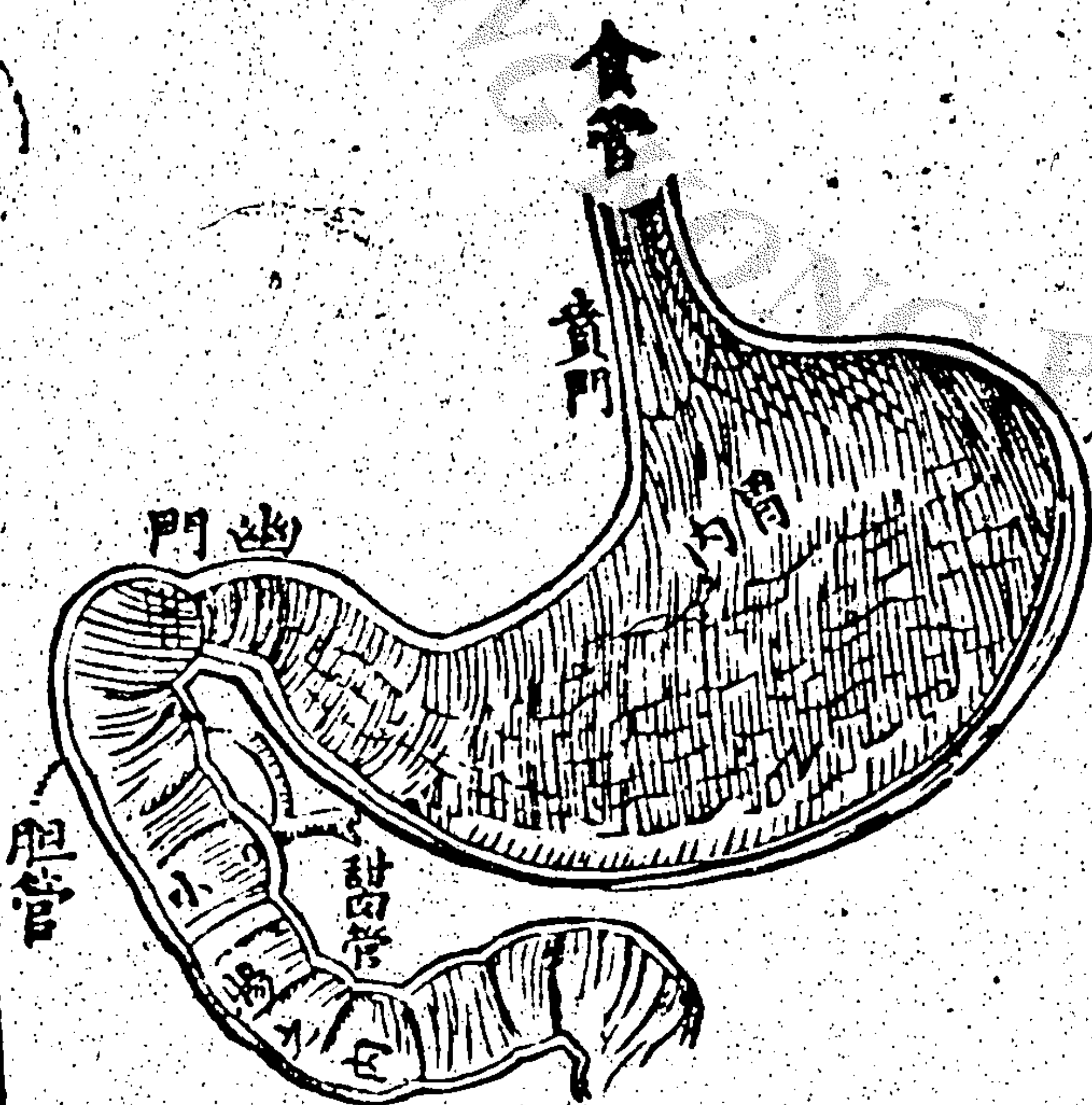
甲



剖前身見臟腑圖



剖側身



破邊胃經圖



剖割開



腹圖



門圖

BRILL
P. G. N. O.
M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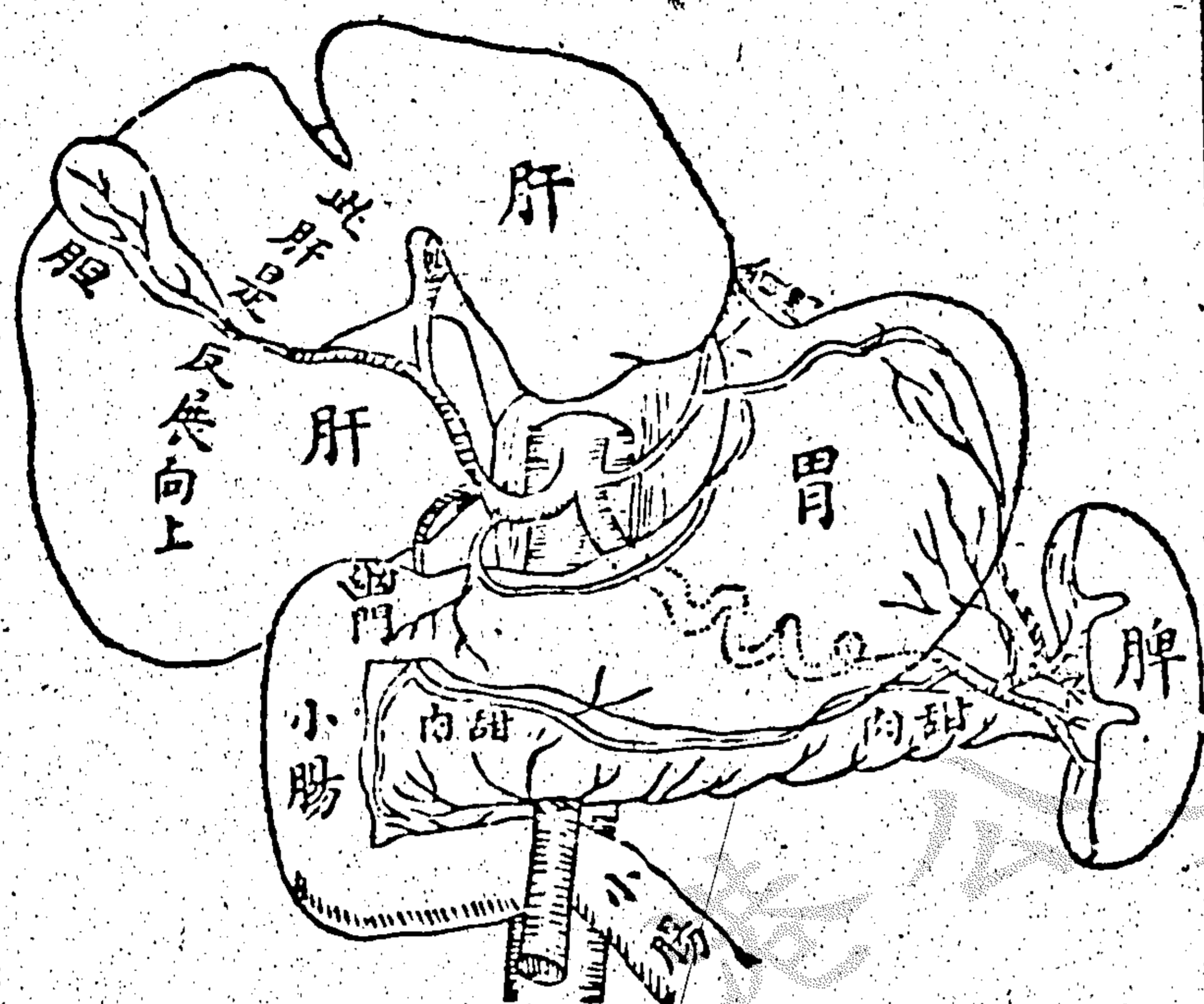
如...胃...圖

使之運行週身由肺升出為沍由皮膚滲出為汗餘入內腎為溺然胃能消化
肉食而不能自化其肉者何歟蓋胃津之力能化死物而不化生物也西國醫
士剖割死人時見胃穿一孔初疑為致死之由繼知為死後胃津所化嘗有某
甲被碼子彈入胃中幸得不死惟有孔透出腹外常以軟物護塞之醫士每於
食後探試其胃以驗消化輒見肉食易化于菜蔬嫩物易化于老物其尤易者
魚肉瘦猪肉半生熟蛋牛乳麵飯等物其難化者果仁花生油膩腌臘等物不
能化者菜根菓皮菓核骨角毛髮等物大概肉食燒者易化于烺者煎者易化
于炒者各物不論五色五味胃津化後則總歸一物無區別矣醫士嘗探出胃
津放于器內以火煖炙如胃本熱內以麵飯而勻轉之漸化為糜粥內以肥物
漸化為膏油內以腌實油膩之物雖化亦遲予見華人多有胃病或噯氣或作
悶或翳滯究問其始亦多食鹹魚鹹菜鹹蛋臘味油餅所致故食不可不慎也
大抵北人宜食肥膩南人宜食菓蔬亦地土使然調理病人之法但當節其飲
食毋使太過可矣若禁戒太苛如俗所選戒口之物是皆無益于胃者貽悞病

人日漸虛耳。○貓虎之類，胃小而窄，因肉食者強而易化。牛羊麋鹿食草之獸，腹有四脘，見有青草，即行採食，嚙滿第一脘中，走眠靜處，復自次脘翻芻出口，齟齬糜爛，乃吞入三脘以潤之，再入第四脘生津以化之，然後轉傳於腸。蓋牛羊麋鹿生長山林，常懷畏怖，且草質堅韌，嚼齧殊難，故生四胃，以便其用。駱駝常行沙漠曠野，得水不易，其第二脘內另有數水府，常貯清水十餘斤，自備其用。每遇溪澗清泉，即行飲飽，雖數日不渴。嘗有人乘駝遠出，渴極無水，只得殺駝剖胃，取水自救。○羽族之脰，功用不同，穀麥有芒者，皆能乾吞入嚙，嚙乃生津以潤之，然後轉入脰中，脰皮堅厚有摺紋，自能察攔各物，雖吞玻璃磁器，亦不為害，漸能察去鋒稜，故脰中常存沙粒，以為察化食物之本也。

小腸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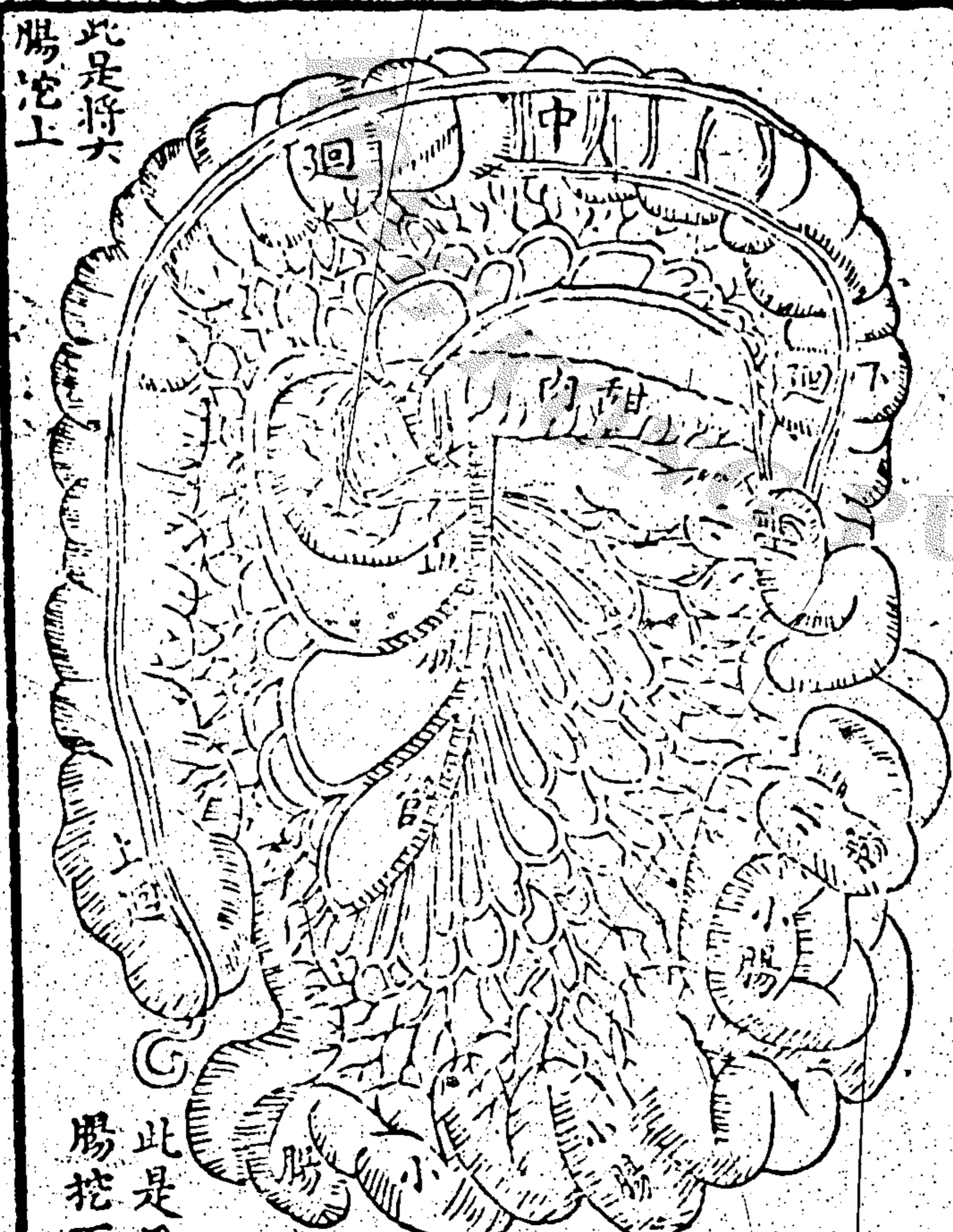
小腸為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周迴疊積，長一身有徒，上口通胃，下口橫接大腸。外皮光滑，內皮摺疊，其紋以顯微鏡窺之，紋上有尖粒甚密，即吸管之口端，吸管者，吸噙食物之精液管也。百派千支，散佈腸後夾膜之間，與膜同色，細微難



脾胃肝腸脈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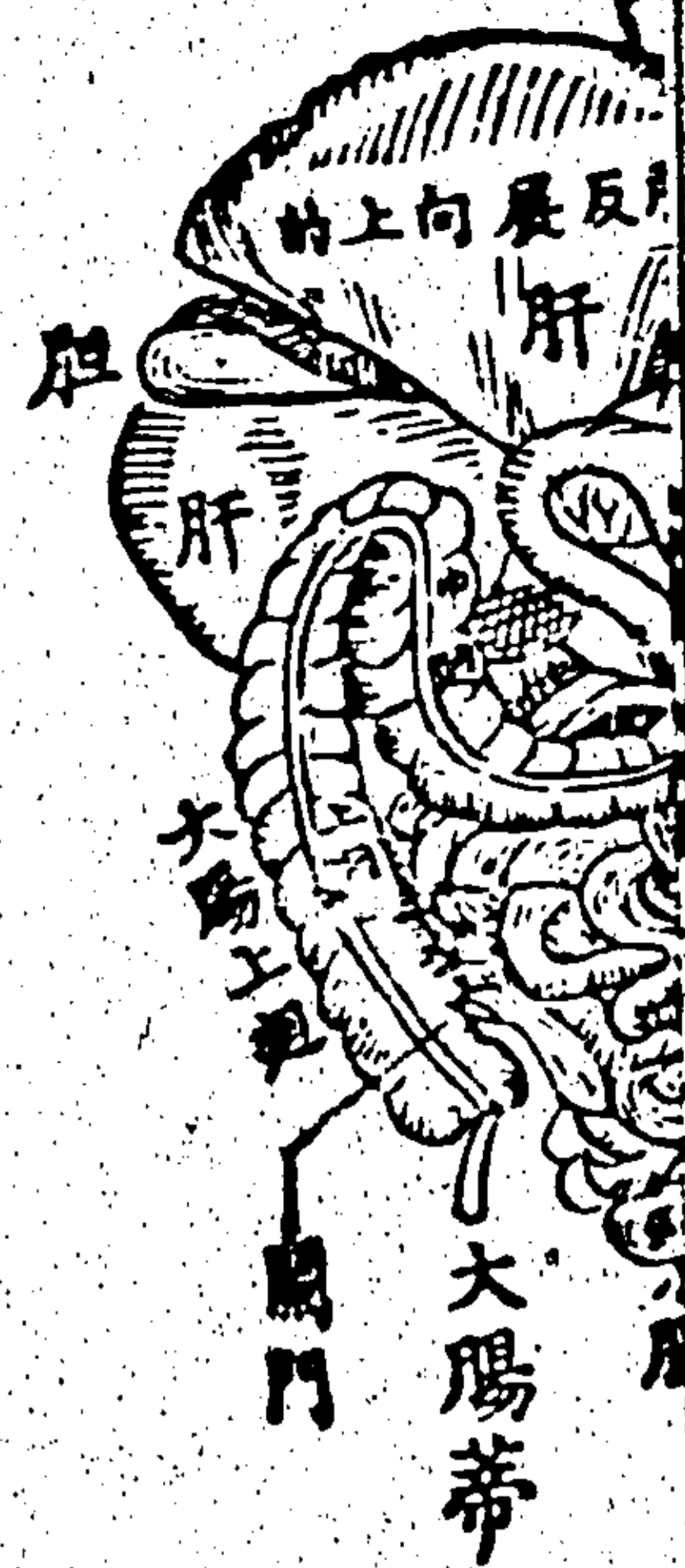
膈下藏



腸部脈管圖



剖腹見



肝膽圖



臟圖

見食後少頃內有精液始見如白絲然夾膜有小核甚多即吸管迴旋疊積所成者一切吸管附近脊處乃合爲一名曰精液總管附脊骨而上至頸骨第七節即屈轉而下左入頸手迴血會管直達於心食物由胃至小腸頭即與胆汁甜肉汁會合漸落漸榨榨出精液色白如乳衆管吸之初甚稀淡漸入漸濃運至會管即混爲血小兒疳積症者乃吸液管受病液核凝大積閉不通故多食猶瘡。

大腸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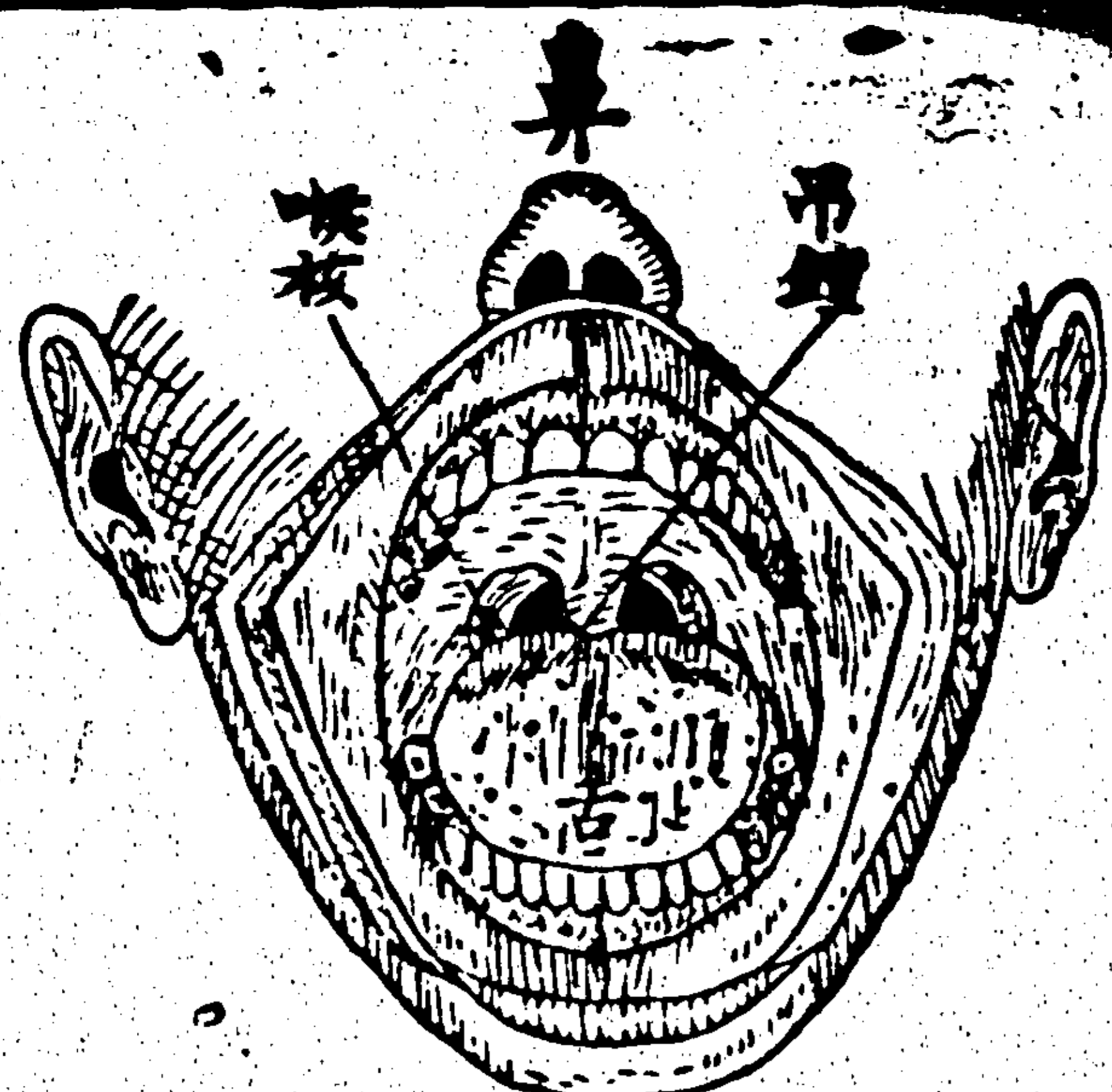
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分上中下三迴由右膀骨倒行而上上迴與小腸橫接名曰關門中迴在肝下橫過胃底下迴至脾下從左軟脅斜落至肛門乃直腸也上中兩迴猶有精液管吸其餘液遞傳渣滓以至下迴精液竭矣合較大小兩腸長於身六倍食肉之獸如貓獅彪虎其腸長身三倍食草之獸爲最長共二十八倍若蛇類之腸長與身同而已。

肝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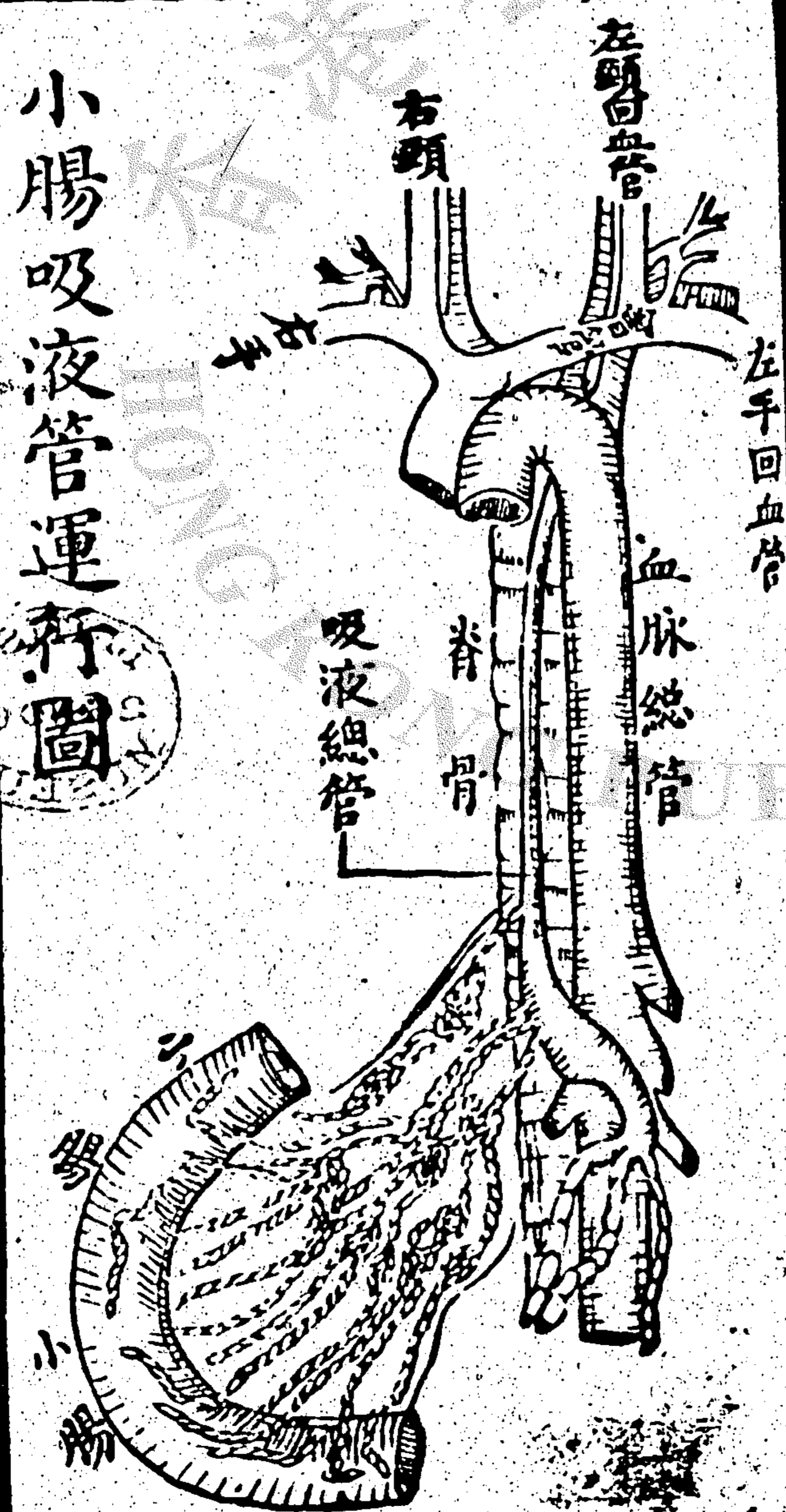
素問曰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非也肝居膈肉右方其色赤約重四十八兩左右兩葉向上圓滿貼承膈肉下銳披離外凸內窩右靠腎而左枕脊窩內橫隙透入下部迴血合管以生膽汁另有胆管二支一透小腸頭一透膽囊切肝一瓣以顯微鏡窺之有紋如密葉每葉大如一黍有迴血合管繞之散佈小管于葉內與本體迴血管相通又有血脈管小膽管環之以養肝體而接膽汁故肝內分行者有四管焉肝之為用無他主生膽汁而已凡肝有病最為要害或肝體發大或肝內有熱以致各管凝滯不通使下部迴血壅脹即有血水溢滲腴膜之裡漸漬漸深終成蠱脹故治其症者以理肝為本

膽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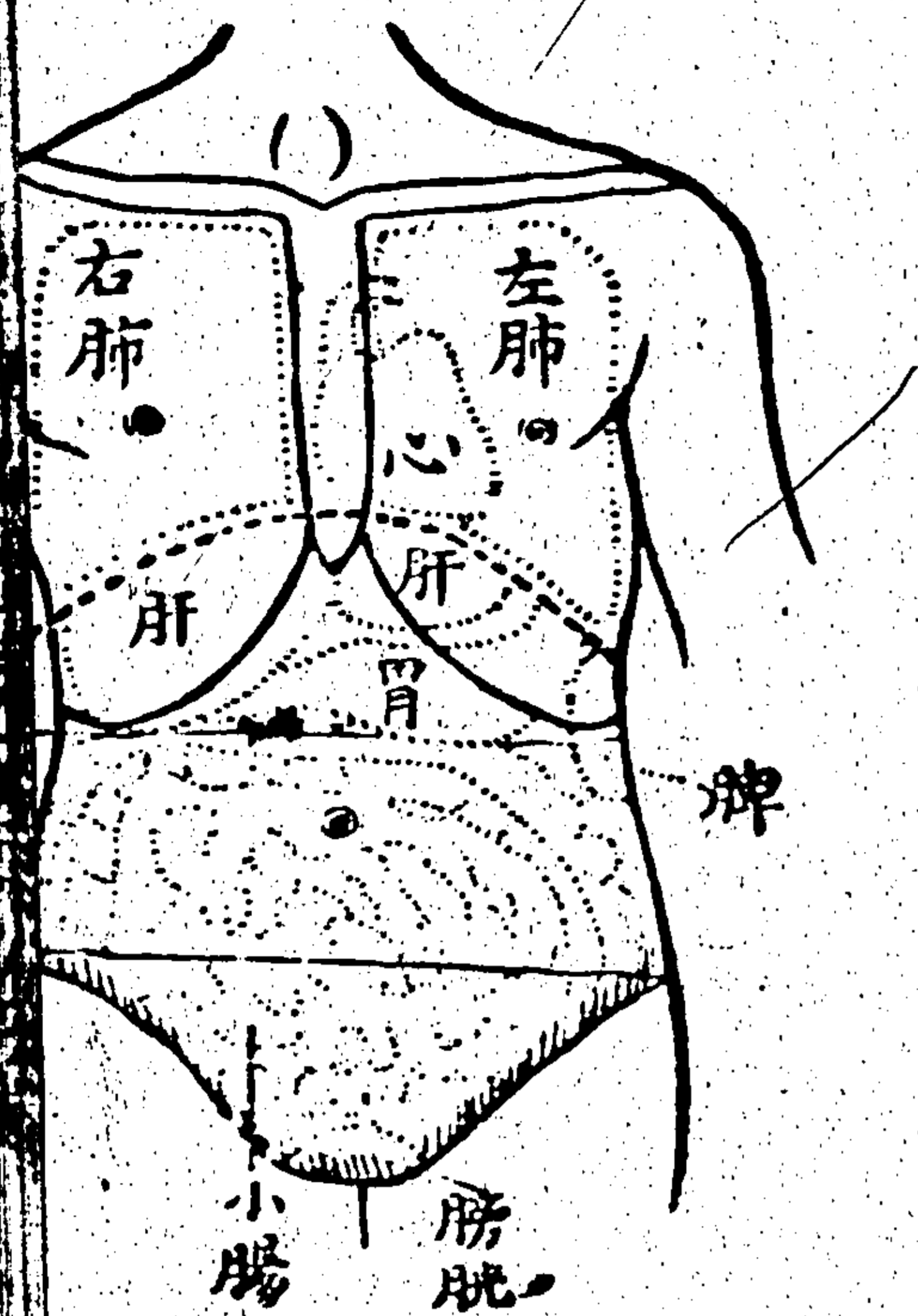
膽乃肝液之囊存貯其汁以待用者素問以膽為中正之官決斷出焉實未知膽之為用也膽色綠味極苦繫連右肝內旁之下其汁乃下部迴血入肝所化主榨食物之精液者凡人食後小腸飽滿腸頭上逼膽囊使其汁流入小腸之內以榨化食物而利傳渣滓若無膽汁或汁不足用則小腸之物精粗不分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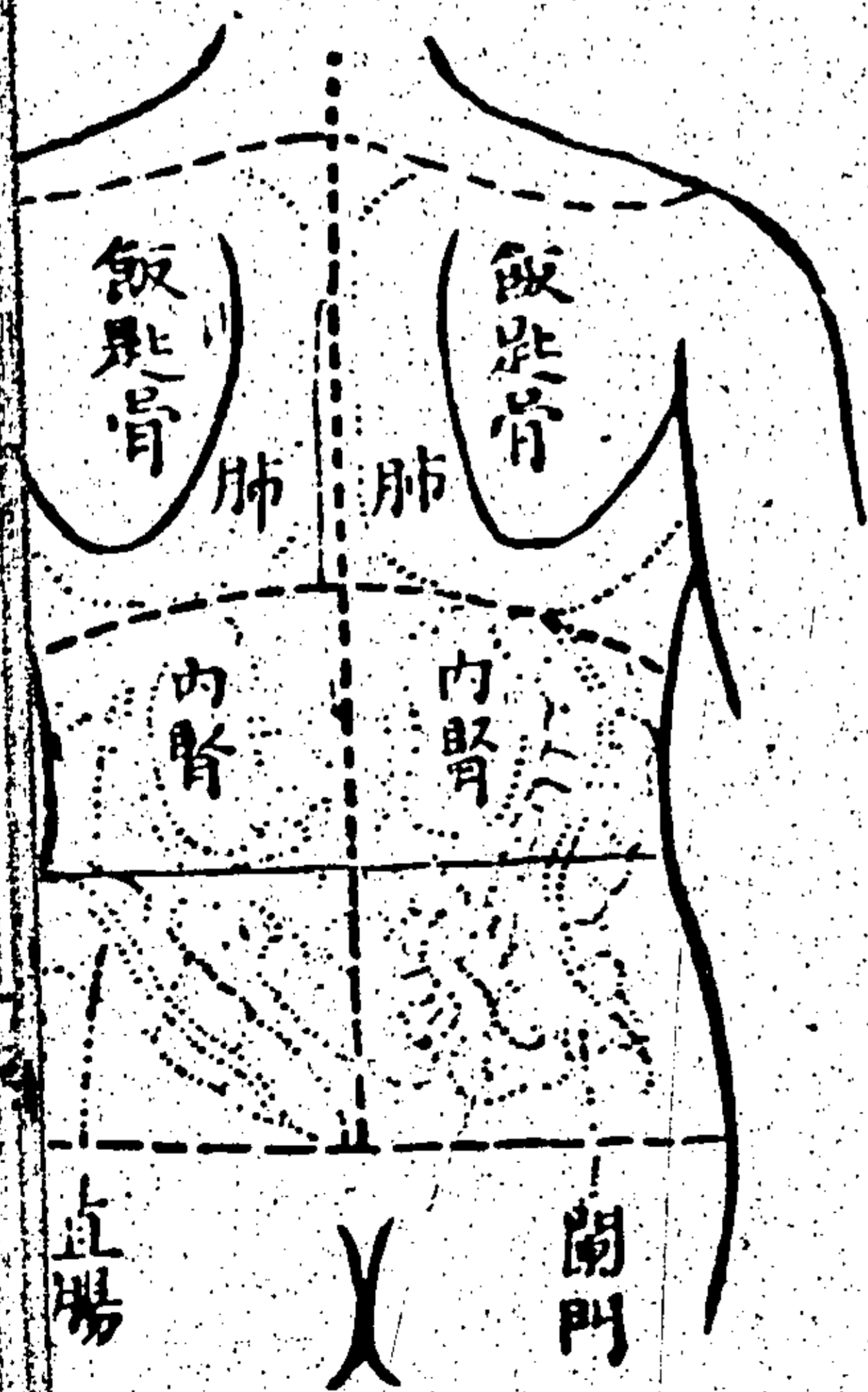
張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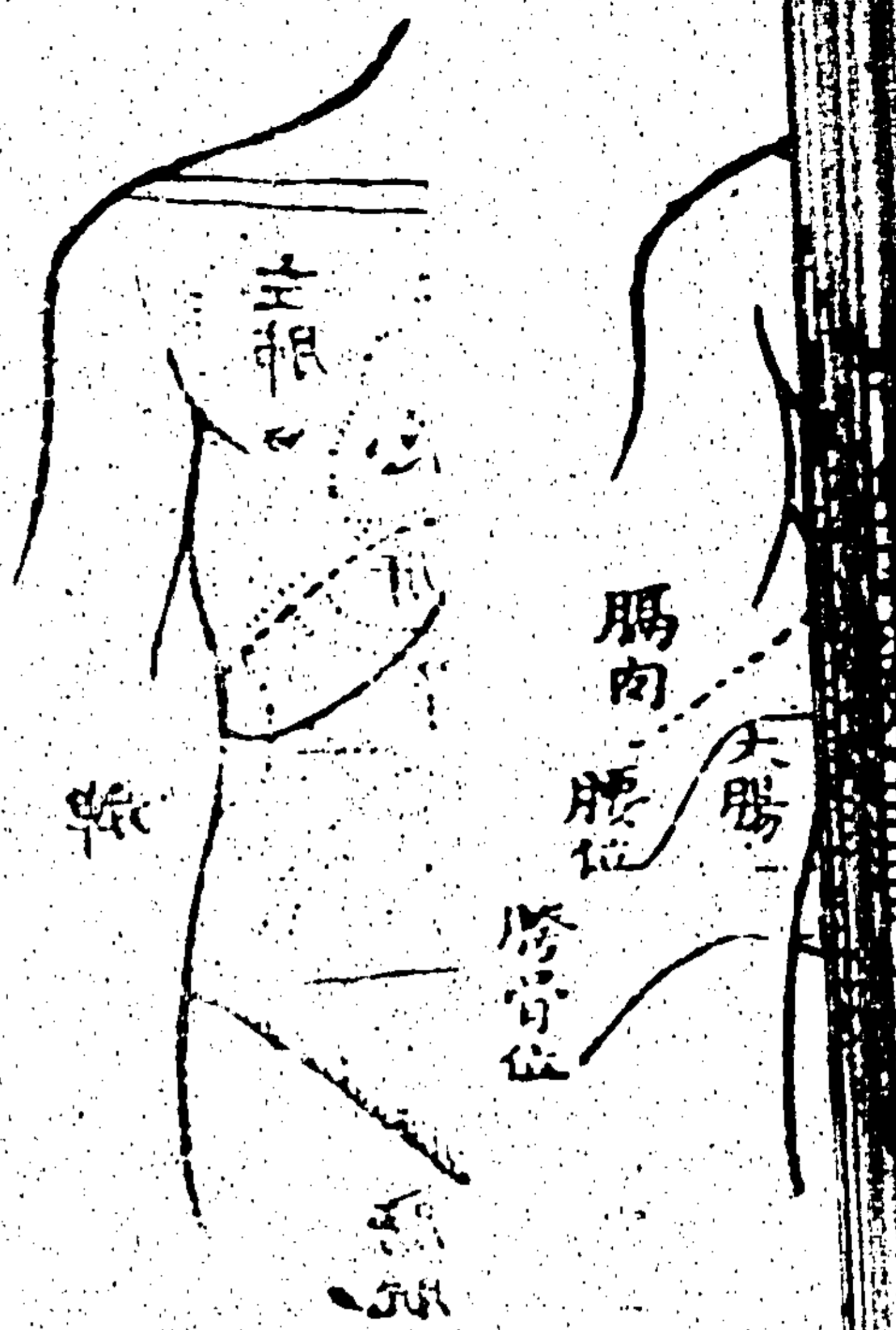
小腸吸液管運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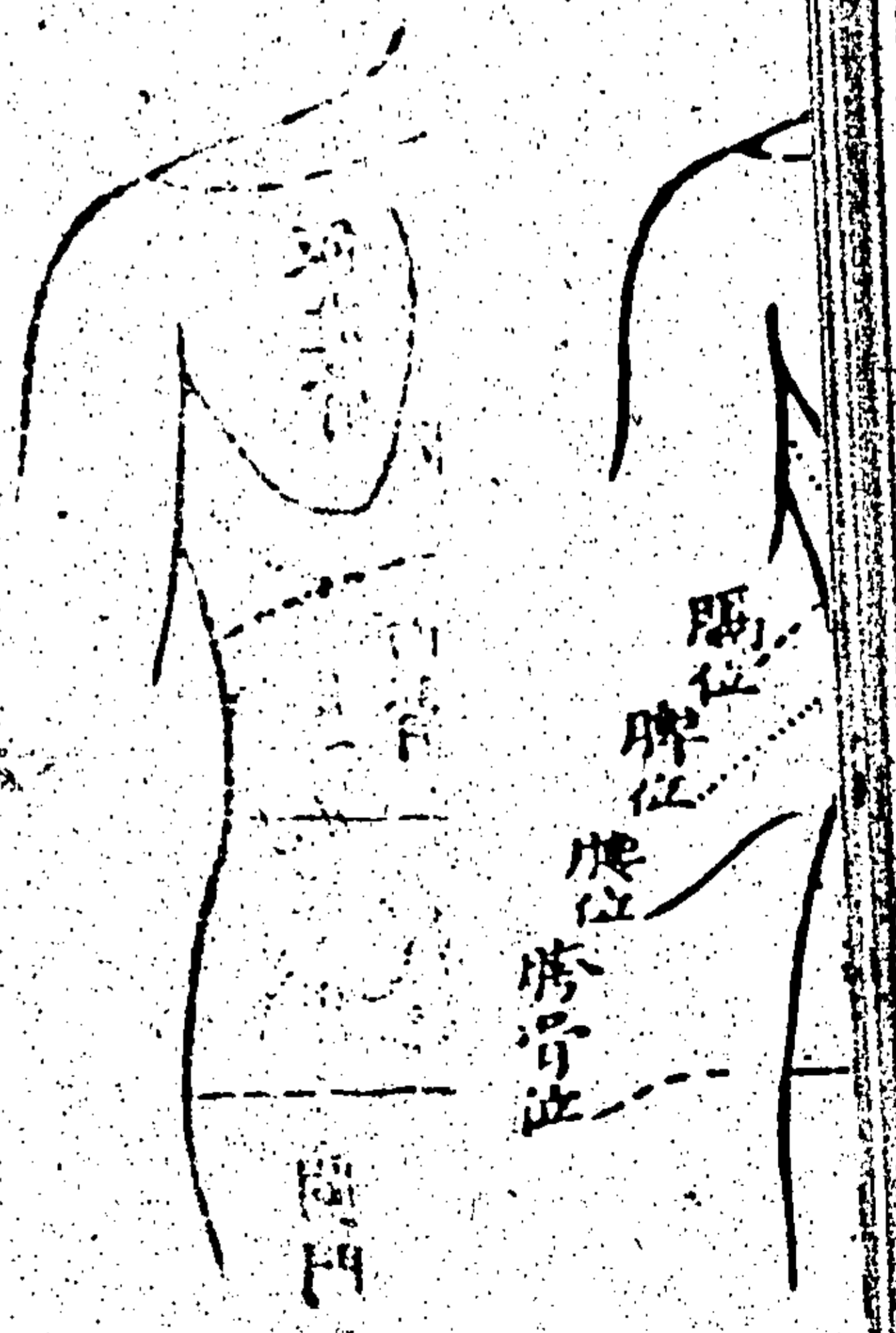
正面臟腑部



背面臟腑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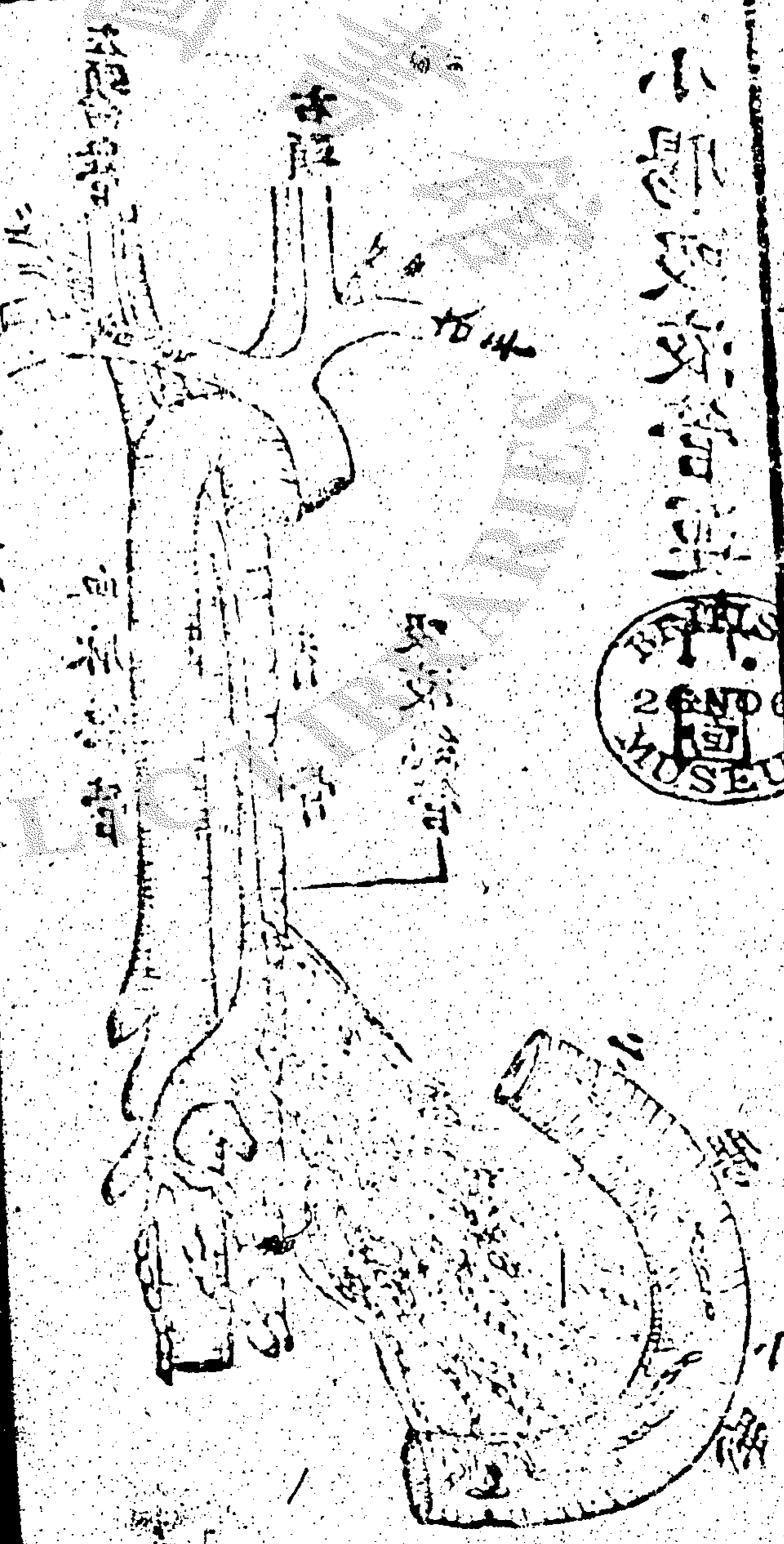
位圖



位圖



口咽圖



色白結而不黃矣如膽汁過多上嘔苦涎下泄青痢是也若膽管閉塞膽汁入血即有黃病溺色黃赤膽汁之用實以得中為貴焉人曾剖驗餓殍見其膽汁滿甚蓋無食物可榨汁無所用小腸久空亦不能逼之使出也若謂勇果關乎膽大乃相傳之悞耳

甜肉經

甜肉者中土無名長約五寸橫貼胃後形如犬舌頭大向右尾尖向左嘗其味甜故曰甜肉正中有一汁液管斜入小腸上口之旁所生之汁如口津水未詳其用意乃膽之將伯歟

脾經

脾居胃之左在第九至十一肋骨之內上半有膈肉蓋之形如豎掌外邊豐圓向脅內邊深窩向胃窩中有稍壯發脈管入之其內有迴血管由胃後入肝脾質甚軟可大可小其用大率聚集往來餘剩之血為動脈寬間之地也人有瘡疾脾每脹大蓋身體發冷血脈不行于外即縮于內無所歸藏則聚于脾所以

脾大耳脾內迴血管壅滯卽有血水滲洩于下。蠱脹之源。間發于此。

熱氣理論

論熱長物

前說熱在物中有生長之理。試將定質等類。而推論之。夫長縮之至微者。莫如定質類。然其中亦有多少遲速之不齊。卽前篇所列之鉛銀等物。參考焉而可知也。如此物本熱皆同一度。若加以熱分。卽由水凍至水沸之一百八十度。鉛之所長。得三百五十一分之一。銀得五百二十四分之一。黃銅得五百三十二分之一。銅得五百八十一分之一。金得六百零二分之一。鐵得八百一十九分之一。白金得一千一百六十七分之一。玻璃得一千二百四十八分之一。且熱之長也。不特見之于長。而並見之于厚與闊。若欲知其全體所長大幾何。必合長厚闊三者。而統算之。便可知矣。至於木石類。其長大之分尤小。難以推算。若金類。則當其沾本熱既多時。雖所加之熱分與別時同。而其生長亦多。於近鎔時。其生長尤速。惟白金則無論本熱多少。而生長終有常度。此說前已論之詳矣。

時熱氣一長。環自闊於輪之外。彼此符合。綽有餘裕。然後浸以凍水。環卽縮其所長之分。而與輪相依附。巧合無痕。若以鐵環箍木桶者。法亦如是。昔佛蘭西有公室一間。左右兩牆。皆歪而向外。室主恐其傾倒。無法可施。躊躇中幸逢達士。獻一妙策。用鐵數條。橫貫兩牆。且令兩端。穿出牆外。加以螺絲鏢。旋轉而著實之。使不離壁。後用火燒熱鐵條。使之生長。其螺絲鏢必與壁相離。復將鏢再加旋轉。而與壁相依。待復冷時。鐵條復縮。必牽引兩牆。相近一分。後將鐵條次第如法施工。週如復始。則爲時無幾。費力無多。而歪牆返正如故。熱氣之用。豈淺鮮哉。凡作金鐵類者。倘不知此長縮之理。則動必多錯。如有鐵爐建在牆內。使爐與牆。間不容髮。則火烈爐張。牆爐勢不兩立。非彼破則此損也。又云作時辰鐘之人。必知天冷則鐘行速。天熱則鐘行遲。何也。熱則搖錘生長而緩。冷則搖錘縮短而急。故也。卽時辰表。其佐理行輪之小輪。因有冷熱長縮之差。致有闊狹不常。故行亦有遲速之分。今天文地理士。所用之器。無有要於時辰表者。

且凡爲船主涉江湖之士亦必攜時辰表乃於洋海中方能度其經線而識安危惟古之時辰表皆有遲速之差用之者不但算失其真且行千里之洋屢遭不測之禍於一百餘年前英國知此關係即發榜文云若有人能作時辰鐘使度經線而無半度^{一百餘}之差者償銀十萬員後漸日新月異至今所作有極爲的用而無半里之差者法雖不一要皆以兩種金類爲搖錘之懸幹一取長縮多一取長縮少使二者並而爲一懸幹則無長縮之差實因製造得法所謂剛柔相濟而得中和之道者即此之謂歟

上文畧論定質類所長縮之分固不如重流質之長縮爲較多更不如輕流質之長縮爲尤最也若清酒沾熱由第八度至一百七十四度其身所長大乃九分之一油類沾熱由水凍第三十二度至水沸二百十二度所長大約一十二分之一硫磺酸水沾熱同上所長大即五十五分之一若問重流質何爲長多於定質蓋其蓄力小於定質之蓄力故耳若以一點水擠在平面定質上必立如圓球地之牽力不能令彼如扁圓式但觀其不能久立而卸是知其蓄力小

矣至於輕流質則蓄力寂然不覺而察其所長大之每一度則又有常分即四百八十分之一若加一百八十度之熱則輕質之生長有八分之三矣

夫輕流質者考唐書則統名之曰氣此氣字意是口所呼吸之物也廣推之則旋繞地球微察之則無孔不入是物也有形有性有重輕之可據因其活動故渾名爲輕流質也不識氣爲輕清之物而妄謂金氣木氣光氣雷氣聲氣更以熱爲氣以味爲氣以濕爲氣者俱不過借一氣字以成話耳究何有氣於其間哉所謂氣者非爲虛誕有可稽據當列於金木水土之數而火不屬焉何也因火舉之而不見其重按之而不見其形考之而無自寓之性無此三者何得呼之爲物乎火爲物熱之勢猶風爲氣之行動浪爲水之行動非謂氣外別有風水外別有浪也豈物熱外而別有火乎惟氣則異于是有輕重可貯而秤之有形象可局而窺之有自寓之性而不附着於別物即世所謂空中有天氣離他物而自成體質豈火而能若是耶或問氣既爲物其於五行中屬何類乎曰氣有體質實爲物類斷非金木水土所得兼而有之若火者實金木水土之熱

進通貫珠

發爲紅焰。不過因人成事耳。豈得爲物乎。職是而論。五行中可忝以氣。不宜列以火也明矣。且金有三品。木有百種。土可別乎石與沙坭。水可分乎清濁鹹淡。及水銀油酒之殊。惟火則如影之無實。何得列於五行。若夫氣類。則分門頗多。因唐書未有定名。難以條分縷析。大抵色白透光者過半。是以目不能見。亦難節取而名。惟西國格致之士。有考氣之具。辨氣之法。吸取各種氣類。辨之甚詳。卽目前之雲霧。實非氣之真。乃氣化爲水點之漸。此水點原爲至微。上浮則爲雲。下浮則爲霧。待微點會合。成爲大點。而雨始施。譬諸中國釀酒之法。以熟化定質之米。二三分爲水。蒸重流質之水爲氣。氣升於高處。則凍而成水之微點。點漸大。則下滴而爲酒矣。故春溫雲低而雨微。夏熱雲高而點大。冬則熱少。不能化水爲氣。故雨少。若欲知夫氣之真。必依西國鍊化之法。考地上之萬物。乃知所成物質。總有五十四樣。其中入氣類者有四。目雖不覩。而意可測其原委也。四類之氣維何。曰養氣。淡氣。輕氣。青氣也。養氣者。卽天氣五分之一。清水九分之八。金類之銹。酸類之物。亦各有之。淡氣者。卽天氣五分之四。是也。輕氣者。

內氣多而勝外氣之形

卽清水九分之一。是也。青氣者。卽鹽五分之三。是也。

內氣微小而外氣勝之形

四類中惟青氣可以娛目。載於玻璃罇內。視之若青

內氣與外氣相等之形

水然。茲考凡爲氣類。其質各有長力。疑此卽熱之力

內空而外氣重壓之形

所致。否則何爲熱多而力亦多乎。不論何質何物。若

風雨針式



能極其熱度。必化而入輕流質類。又不論何氣類。若能除其熱。必縮而入重流質。抑入定質類。或問度氣

長縮之力如何。今畫四圖以明之。假如有一玻璃曲管。於曲處載水管之一端。有口。別端則圓而無口。後考管內氣之力。較外平常氣之力。自可知大小矣。若曲處之水向管口而升。則內氣力多。向圓端無口處而升。則內氣力小。若兩端之水互平。必內外之力相等。度氣長力之法。大抵如斯。但未知時常天氣。其力幾何。必先使管內純無一氣。則外端之水。必被天氣壓而入內一端。管若僅長二十七尺。自可升至極處。過此則不能升矣。後將管內外互平之水除去。另將所升二十七尺之天秤之。則知天氣重輕。若計其管之四方。均闊一寸。則二十七尺所載之水。約一十有九斤。由是計之。則二三尺。或二三里。亦可類推矣。然此即西國所用風雨針。若以水盛之。則管必以二十七尺為度。但此大長。難以施設。不若以水銀為最宜。蓋水銀重於清水十餘倍。若以水銀之二尺。足等於清水之二十七尺。庶乎其不差矣。

上論凡物沾熱。均有生長常理。然亦有反乎常理者。有如冰化為水時。則水不長於冰。且反縮而小。即清水成冰時。理宜縮小。乃不縮小。而反生長。格物者亦

嘗考而知之。設有毬或玻璃。或鐵。或堅剛之物。中滿清水。而緊塞之。則水成冰時。其生長之力。實有萬觔之重。雖厚重鐵毬。必為之裂。其力有如火藥之猛也。

上帝

清水近凍時。始生長於三十九度半之下。人能識此非常妙理。則知好生大德。下及於鱗族矣。何也。因水生長成冰。覆蓋水面。隔絕天空冷氣。而魚乃得穩潛於淵。倘無此變常之理。則河湖之水。於嚴寒之候。必使在上之冷者。凝而降下。在下之熱者。輕而上浮。將所成之冰。勢必沉於水底。以致上下俱成

上帝愛物之仁。其用心良苦

堅冰。則此時之鱗族。何能生存於頃刻。可見矣。至於鹹海之水。則從常理。有異於清水。然亦殊於浮沉。蓋海面鹽少而水輕。海底鹽多而水重。雖上面水縮而凍。未必重於底之鹹水。亦未必與之相交。如是海底鱗介。亦不遇堅冰之患。又若鐵錫等。及可傾鑄於模式之類。因堅凍時。必微生長。而盈模之空處。故適於鑄用之器。惟金銀等。因堅凍時復縮。故不能復如原式。欲以成器。必加椎擊摩盪而後可。至於磁類。雖為熱火所縮。此僅去其質內之濕。故亦以為縮也。總觀前後。所論熱氣之理。可使定質。輕流質。重流

質三等互相爲用變化無窮可知主宰化工之善盡美矣

上帝令萬物各得其所盡

續英倫國史總畧

且說諾曼的公威廉于宋英宗之三年大敗薩索尼王夏律夏律死于陣中其時薩王有一宗派名咽加者薩民奉之爲王但年少在弱無所能爲僅亦守府而已威廉獲勝後有志圖北然恐背後受敵故先平南邊海濱使不得斷其諾曼的路纔後進兵北土漸近京都倫敦咽加不敢與戰乃讓位稱臣至冬至日威廉始受國冕于堂中一時臣民皆呼萬歲但北邊諸省民未歸心大小臣工未稱臣順故七八年間于戈不息初威廉欲以仁義爲國特猜忌成性以薩民咸貳遂轉而惡之不准民家私藏兵器令于晚上戌時家家滅火且其性好狃獵每驅逐農夫貧民變田園以爲鹿囿薩人不得游觀如有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即不處死亦坐以挖目斷手之刑英史有云威廉愛麋鹿如子女此之謂也余因思孟子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二語不能無有感于懷當時

隨行平英諸將已立大功索賞不已威廉乃將諸薩貴家抄其財產以全國土地封諾曼諸將封內准專征伐故苛政日甚薩人多逃竄林中或渡海奔投遠邦者亦復不少真所謂鴻雁告哀戶盡凋敝牂羊鮮飽邑有流亡者也威廉又自念諾人寡而薩人多倘日後薩人有變則眾寡不敵爲久遠計莫如使薩人皆學諾言遂令有司盡搜薩書束置高閣又多立學館教薩童學習諾言衙門中惟諾言是用其意以爲此計能行則數代之後薩諾無分孰知一齊人傳衆楚人咻薩不變于諾而諾反爲薩所變也方今英國所操之言其宗于薩索尼祖宗者十之八九嗟夫威廉原爲佛國一公爵耳一旦據有英土位列至尊遐邇欽仰莫不稱其足智多謀惜乎其榮有餘而福不足也諾曼的會長恃勢橫行不受約束英之薩人時常怨恨泣地號天此萬民嗟怨于下而一人焉能晏然于上哉且其家有三子不孝不弟長曰羅伯次日威廉三日軒里自幼不和時相雀角威廉當興師伐英時曾許羅伯以平英得勝則將其所居公爵授之及英既平服羅伯即欲就職威廉拒之曰吾未登床就睡不敢脫衣于是羅伯

作叛欲據諾地諾之豪家多附之佛王如威廉勢大亦遣軍相助威廉率英軍渡海欲問子罪父子爭持一日威廉圍羅伯于折必來保臺羅伯開門殺出見一老將騎馬提戟精神矍鑠遂馳馬與戰挑之馬下正欲殺之幸老將墮馬時盔帶解開露出本來面目却是英王羅伯一見是父即滾鞍下馬跪抱父膝涕泣謝罪復爲父子如初然威廉終不以諾地相授至宋哲宗二年威廉與佛王腓立有隙遂侵佛地攻下曼城使兵縱火百姓哀號威廉策馬遊觀以爲樂不料其馬誤踏灰燼跳躍起來竟不就範威廉時年已邁又值素染微恙受此驚駭抱病不起遂崩于廬鶯城中臨終時自悔平生殘虐遺命散財以施被兵貧民開恩以釋薩索尼之囚犯然以此一時之小惠烏足以贖數年之慘酷哉嗟嗟平國威廉既爲歐羅巴當世英主用兵如神所向無敵不思修己安人流芳百世而乃先利後義貴畜賤人遂至名汚青史沒世無稱使後世之人取之以爲鑑戒惜哉計其自敗夏律以至崩廬鶯共王英倫二十有一載方威廉之垂危也遺詔以長子羅伯襲諾曼的公次子威廉繼英大統夫次子之所以復名

威廉者因西國不行諱法且姓多名少各家多以父名名其子者即王侯貴室且然如有同名繼統者則以一世二世三世四世別之故史記稱曰威廉二世此西國之故例也二世髮紅因取字曰紅當父臨危時恐兄爭國私速往英得主教宗監督輔翼遂即受王冕登大位羅伯聞之怒甚以已兄也止受諾地威廉弟也反嗣英邦以故大爲不平遂與諾臣商議興師渡海欲窺大器諾臣之受封于英者多爲內應于是威廉招募英之薩民投軍禦敵許以退敵之後必當格外施恩諾薩俱同一體薩民欣然響應而大位始定羅伯無可奈何班師回諾夫羅伯之爲人也勇而小謀懦而不斷每被奸臣誘惑政事怠荒故未幾諾人多欲逐之暗求助于威廉許以事成奉爲諾公威廉許之遂大發三軍刻日渡海幸有二三大臣憫國內之連年構兵民困征役乃與他兄弟講和互立和約議若威廉先逝則英歸羅伯若羅伯先死則諾歸威廉此議既成夙怨遂解于是復相爲伯仲矣獨是其時軒里與二兄不睦自據諾一保臺羅伯威廉合兵攻之圍困甚密臺中乏水軒里遣使求水于羅伯說大丈夫自當以力服

人若因人之饑渴以爲利，非大丈夫之所爲也。羅伯曰：然，遂慨然以水與之，且送以美酒一桶。威廉知之，忿怒責兄。羅伯曰：使弟渴死，于心不安，此亦羅伯一時之良心發見也。後來羅伯將諾曼的土地質財于威廉，原其所以質財之，故則因當時歐羅巴一洲威勢大振，各國君王與及貴家士庶俱欲大舉義兵，往

救主耶穌降生之

亞西亞猶太地，驅逐回教之土耳其人，蓋猶太原爲地。歐羅巴諸國宗信耶穌，故稱猶太爲聖地。凡敬虔之士，莫不梯山航海，以尋救主之遺迹，或得見其受苦之處，或得登其所登之山，或得履其所履之地，然後一生之願已慰。惟於耶穌降生後五六百年之間，即華夏之陳朝時，有摩哈

上帝

麥者出，崛起于阿剌伯地，自立新教，俗名回教是也。摩哈麥訛傳降命，立已爲天下萬世之師，引類招羣，附和日衆，有不歸其教者，率衆攻之，嗣是回教蔓延西土，亞西亞之西偏，亞非里加之北境，歐羅巴之西垂，盡爲回人所據。于唐高祖六年，回人攻破猶太京城耶路撒冷，全地歸其統轄。初時猶准

性甚兇暴，藐視耶穌教道，見有來訪聖地者，則刳殺之，門徒中有受其凌辱而

幸逃脫者，回至歐羅巴，遍告野族汚濁聖地，刳殺行客，凡崇耶穌教之國，平素已懼回教之蔓延，蠶食諸地，今復聞土族之暴虐，愈爲不平，故欲同起大軍，往除狗鼠。天主教王亦同心樂爲祝祐，許以亡于此役者，魂必昇天，永享遐福。嗣是西土構兵，歷百年而不已。此西史所云法教之戰是也。諾曼的公羅伯賦性豪俠，見義勇爲，斯時極欲舉兵往猶太相助，但苦于國庫空虛，故將諾地權質威廉，藉此資財，以充軍餉。威廉回憶前約，若兄先死，則諾地歸已。今羅伯遠涉異邦，以地典質，何異先期而得乎？遂樂成之。迨後威廉西侵威勒士，北伐蘇格蘭，威名藉甚，惟性好狎獵，沉亂于酒，內作色荒，外作禽荒。一日在園中逐鹿，有一臣隨行，急發一矢，措過樹旁，誤中王胸，即時駕崩。時耶穌降生一千一百年，二世在位十有三載，其父變民田以爲鹿園，其子即枉死于園中，此或天之報施也歟。

景教流行中國碑大曜森文日卽禮

拜日攷

李善蘭

景教流行碑末云大唐建中二年歲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大曜森文日建立或疑大曜森文日不可解余謂必禮拜日也因用五紀本術推之置演紀上元甲子下距建中二年辛酉積二十六萬九千九百九十七算以歲實四十八萬九千四百二十八乘之得中積分一千三百二十一億四千四百零九萬一千七百一十六以朔實三萬九千五百七十一去之不盡二萬一千六百九為閏餘以閏餘減中積分得通積分一千三百二十一億四千四百零七萬零一百零七加二朔實七萬九千一百四十二得一千三百二十一億四千四百一十四萬九千二百四十九為曆元至建中二年正月經朔積分以日法一千三百四十除之得九千八百六十一萬五千零三十六日小餘一千零零九置所得日以六十去之不盡五十六日算外得庚申是日近立春日躔盈積約一百三十八入轉十一日月離速積約三百四十八速減盈加定朔與經朔同日仍得庚申加六日為丙寅乃置建中二年辛酉距今咸豐四年甲寅積一千零七十三

算以歲實四十八萬九千四百二十八乘之得五億二千五百一十五萬六千二百四十四以日法一千三百四十除之得三十九萬一千九百零七為積日小餘八百六十四置積日以六十去之餘四十七命起丙寅算外得癸丑為咸豐四年正月十三日乃禮拜後第五日見中西通籌置積日加三得三十九萬一千九百一十日以七去之餘一恰得禮拜日

近日雜報

省城新文

本月所報亦無意外緊關之事。街市每日所傳說者，除解賊斬賊外，概無他事。各衙所出告示，非招百姓納銀，則叙某日某官拜候制臺撫臺等件而已。生意日興，食物雜貨，價更低垂，適與常時平等矣。○紅賊被擒，其中最著名者，曰甘先。客歲率眾攻城北邊，即斯人也。數月前，官兵圍之於雅湖鄉，擒在夕旦，不意得脫。將兵官怒氣冲霄，放火燒雅湖鄉，可惜鄉人玉石俱焚，而真犯不在其內。徒事殘忍而已。後來甘先受擒於化縣一村。七月念七日在天字馬頭死於極刑，氣尚未絕，剖出心肝，祭於某官神主牌前。此官客歲被城北賊軍所殺，今以甘先之心獻慰其靈，實為殘忍鄙俗之舉。以華夏文墨之邦，而有此背理違仁之事，別國聞之，莫不嗟嘆。○惠州賊氛尚未盡除，但其權勢日就衰微矣。聞說廣西近梧州府地面，賊曾大敗官軍。○邇來城中柴料甚稀，價高非常，家家嗟怨。有某官料想必是小人勒索使然，遂行細訪，察知果屬南海番禺二縣差役人嚴加究治，百姓感其恩義，負其急於為民伸冤解難也。

京報

五月二十日，上諭：官文、湖北滿洲官兵，隨同都統貴升，進剿岳家口，因追賊失利，陣亡兵弁七百七十名，查明請卹。

五月二十一日，上諭：托明阿等奏續攻瓜洲，上下游水陸各獲勝仗一摺。四月廿九日，東岸突出賊千餘，經陳金綬擊退，殲斃百餘名，敗至尹家橋，復出賊六七百人，經鞠岐單接戰，右邊出賊千餘，經趙樹棠死拒不退，雷以誠督勇夾擊，殲斃二百餘名。陳金綬分馬步三隊冲擊，敗匪狂奔，都司陳顯銘槍斃紅衣賊目，賊遂大潰，殺賊四五百名，奪獲器械多件。江浦縣西岸各賊，於四月十六日登岸竄擾，鄧鳳林領兵追截，立斃黃巾賊目一名。五月初五日，鄧鳳林於高旺一帶巡哨，見千餘賊分路奔撲，該文武會同勦截，殲斃多匪，復追至江邊，該逆爭舟逃竄，溺斃無算。瓜魚江面賊鋒，亦經總兵周士法開放大炮，斃賊無數，救援各賊船被孫漢章首先搶上，格殺多名，餘船奔竄，攻剿尚為得手。

五月二十二日，上諭英桂剿辦光山捻匪，收復縣城一摺。河南捻首易添富等竄踞光山，經邱聯恩帶兵進攻，立時克復，餘匪奪門而逸，追至何家庄地方，斃匪五百餘名。該匪竄至羅官店，經鄭元善截殺殆盡。

五月二十三日，官文奏賊犯羅田，該縣彭仲芳禦賊陣亡，紳民合力殺賊，大獲勝仗。二月二十日，賊眾萬餘，分六路竄犯，彭仲芳帶勇堵禦，手刃偽丞相石迪祺，無奈賊匪愈多，彭仲芳身受矛傷三十一處，罵賊而死。賊即直抵縣治，經幕友周綬珩等率勇出敵，彭令之子彭應鯉合力攻剿，人懷怒心，自午至申，伏尸遍野，凡殺賊一千八百名，有名賊目五十三名，縣以保全。

五月二十五日，上諭葉名琛奏省河剿匪，水陸獲勝一摺。番禺縣屬匪船竄至黃埔，經守備曾琪分隊進擊，連日接戰，斃匪無數。十二月初六等日，在赤沙岡合剿，斃數逾千。賊匪大股屯聚大塘邨，杜文芳進剿，自辰至申，轟斃殺斃一千三百餘名，賊巢千間，一律焚燒。其獵德南片賊匪，亦於初四等日，經李森等分兵痛剿，每日斃斃幾百名，擊沉船百十隻，逆匪遠颺。南岸匪匪，搜殺焚斃殆盡。

此次河南共獵德各地面焚燒三鄉，殲擒擄獲將及萬計，兇鋒大挫。

五月二十六日，上諭胡林聖攻剿武漢獲勝，四月廿六，胡林聖督隊力攻南岸，賊匪悉銳抵拒，經彭玉麟橫冲截殺，四面圍剿，無一得脫。初十等日，武昌賊匪直犯金口下游，賊匪循江上竄，經該署撫督分兵攻剿，水陸四戰，擒獲七百餘名，逃散者千餘。

五月二十七日，上諭恒春等奏兜捕餘匪淨盡一摺。貴州餘匪竄至四川邊界，經貴東道承齡飭屬搜捕，該匪竄至遵義。四月十八日，官兵合力進攻，殲斃二百餘名，生擒首逆，遵義地方一律肅清。

六月初四日，上諭陳啟邁奏義寧縣城被賊攻陷，湖北崇通賊匪迭次攻撲州城，經葉濟英隨時堵禦，連日殺賊數百。張全孝帶勇援剿，斃賊甚多。因深入遇仗陣亡，該逆於西門偷挖地道，用地雷轟塌城牆，兵勇抵禦不任。葉濟英等血戰陣亡，吳錫光自節州帶兵往援，賊分數十餘股，前後圍裹，該員力竭被害，城池遂致失守。

上諭陳啟邁奏武寧勦賊獲勝四月廿九匪徒竄至武寧經彭應魁分勇堵勦
斃賊百餘五月初四復有逆匪四五千由橫路三板直撲我營經彭占魁分股
設伏三路夾攻斃賊千餘首逆單家巷業經肅清生擒偽總制王賊路大控
六月初五日上諭王懿德奏擒獲首逆福建逆首黃有使自仙游竄赴永春經
吳翌昌委員跟踪追勦將該逆生擒正法
雲貴督臣恒春奏為殲盡逆匪事楊逆餘匪逃散後尚有二百人結為死黨復
圖嘯聚檄調蔣玉龍由綏陽一帶搜捕前進密偵該匪踞寨上惡等中團聚層
層密布該逆率眾抗敵練勇奮勇施賊匪二百餘人殺死者無數生擒偽主
公舒大舒組等五十餘名均凌遲處死地方一律肅清
六月初六日上諭何桂清奏官兵剿賊獲勝克復休寧一摺安徽休寧縣於四
月廿二復被賊踞經鄧紹良石景芬累次戰勝賊勢不支潛出西門奔竄當將
縣城克復斬獲逆賊二百餘人

六月初十日上諭胡林翼奏南北兩岸勦賊連獲大勝武昌漢陽賊匪於五月

十五日分六路來撲經胡林翼派員分路迎剿連斃執大黃旗悍賊數名賊黨
百餘賊即退敗我軍奮勇爭先伏兵兩路齊抄賊尾賊眾奔潰斃溺者無
數次日探聞賊匪逃回駐紮紙房地方我軍大隊直搗逆踞賊營二座直逼武
昌小東門統計兩日之戰斃匪不下三千餘人

六月十一日上諭勞崇光奏廣東肇慶府城業經克復並擊退分竄梧州餘匪
廣東肇慶賊匪經張敬脩連日進剿屢次擊退上竄賊匪四月初六日廣東省
大隊兵勇由下游直搗賊巢殲斃無數立將府城克復賊望梧州一帶奔竄經
張敬修督兵追擊初八日匪艇駛至江面擊沉無數該匪竄至餘縣迭被兵練
轟殺多名現在竄往潯州

上諭勞崇光奏游匪竄擾派兵勦捕廣西匪徒竄踞潯陽經王淑清戰勝克復
賊股竄至西延並湖南東安縣境聞入縣城看即督兵進剿毋遲
六月十二日上諭曾國藩奏水師勦賊獲勝五月初八等日賊匪在都昌撈船
掠糧我軍派船放哨適值賊勢兇猛我軍兩岸迎敵鏖戰兩時斃賊三百曾國

藩從上游駛至該逆失措我軍列砲環攻追奔二十餘里

六月十三日上諭恒春奏苗匪滋事貴州郎岱廳苗民肆行焚掠戕官拒捕着卽速調兵往剿

六月十四日上諭葉名琛奏潮郡城圍已解潮郡近城之賊經勦敗竄後其蔡家園東津等處賊巢屯聚尙多西鄉賊匪窺伺郡城均經總兵壽山勦洗彩塘逆匪吳忠恕糾集鄉夥二萬夾攻郡城壽山分兵迎擊斃賊無數乘勢攻入各鄉將所有賊巢盡行燒毀生擒首逆數十鄉次第掃平

上諭葉名琛奏封川縣城被匪攻陷現經克復一摺上年閏七月封川爲波山匪船所踞十一月十五日經張敬修用砲擊沉匪船轟斃多名生擒逆首張亞歪等三名將縣城克復餘匪竄踞都城都樂張敬修復督兵往剿斃賊九百餘將都城都樂賊巢一并焚燬

上諭葉名琛奏官兵進攻虎門匪船殲擒首逆地方安靜一摺廣東股匪糾黨在虎門一帶肆擾經慶寅帶領關兵往攻斃匪多名追至寶勇井力圍攻又斃

賊三百餘名逆匪聚集校椅環官兵追至逆匪落海淹斃者甚多復有賊船由猪頭山洋面向鞏固砲台攻撲慶寅督員開放大砲擊碎匪船七隻生擒七名大角洋面復有匪船駛至慶寅派員截擊由龍穴追至橫門洋面生擒僞元帥馮驥觀著名賊目陸續擒獲虎門一律平靖

六月十七日上諭葉名琛奏龍川被匪竄擾現已肅清上年龍川縣城被長樂股匪分三路攻撲暗挖地道轟破縣城該員等督衆搶護匪徒未能擁入鎗砲齊施斃賊一千五百餘名燒燬賊船百隻餘匪退去地方賴以保全

六月十八日上諭葉名琛奏博羅縣城被匪闖入旋經克復一摺上年十一月縣城爲該匪所踞該縣卽督兵圍攻賊勢不支由小東門悉數竄出經陶澐督兵迎剿生擒逆夥李亞任等五十三名卽將縣城克復

上諭葉名琛奏韶州擊敗股匪上年十月至本年正月韶州股匪屢次撲城均經崑壽擊退本年三月該匪又撲韶州經江西兵勇剿退現在清遠一帶河面漸次疎通

追述賈珍

勞崇光奏爲游匪竄擾灌陽經兵勇擊敗竄至湖南東安尚有分股竄匿西延旋卽竄出前有大股匪徒竄入灌陽經蘇鳳文等分投截擊斃賊多名於四月初一等日大有斬獲該匪於初五日夜乘亂遁逃各文武將縣城收復該匪忽於十一日由小路竄赴湖南十四日闖入東安縣境現經王鑫等帶兵往剿六月十九日上諭何桂清奏官軍克復石埭縣城逆匪并股竄擾徽郡經官克復休寧後出嶺追剿竄匪已至石埭踞守縣城經鄧紹良親督兵勇圍攻奮勇登城賊集慌亂尸積街衢搜捕餘匪淨盡立將縣城克復

六月二十日上諭向榮奏官軍攻克太平師船直抵蕪湖五月廿七日蕪湖大股逆匪竄犯灣沚經鄧紹良督勇迎戰擊翻賊船十餘隻賊卽敗退六月初三水陸進攻太平各門該逆見我軍棄城奔逃金柱關并力抵禦我軍追殺數十人當將府城克復吳全美等揮令各船乘勢直上擊覆賊船二十餘隻已刻進攻東梁山江面該逆開砲迎拒我軍以大砲連環轟洗立沉賊船三十隻連次

北方剿滅海賊事

本貫珍前號有載於六月十九日唐官所購之火船二隻與大英兵船一隻由上海解纜北行欲剿北方海賊更有二桅貨船一隻貯載煤炭以給火船之用後於念九日忽遇颶風貨船沉溺幸船上人皆落小舟得寶順火船救免於是孔夫子火船煤炭已絕只得轉回上海其餘兩船沿海北上細訪賊踪於七月初六日抵遼東水面近復州處見有大帮賊船泊於淺水翌朝賊船三十七隻起錨前來相擊施放大炮甚有法子諒必有外國逃亡水手在內賊炮雖中兵船數次但無傷及人命而兵船開炮頃刻間擊沉賊船六隻二隻桅檣俱折賊見失利揚帆而走兵船且追且擊至淺水處乃止次日與火船駛至滿州海城遇有唐人貨船七八十隻泊彼避賊已兩三月久見救船至不勝喜謝至十四日黎明時二船抵北京直隸水面見有賊船十三隻泊於灣內適值水平風靜火船遂拖兵船直入灣中將賊船逐出外水開炮轟擊瞬息間擊沉其船一十二隻所剩一隻自願投降內有賊人四十六名次日二船駛抵山東登州府適

遇官憲差人至，特取所獲賊船及四十六人，迨十九日，再遇賊船一隻，賊自放火焚船，登岸與村人接戰，兵船見村人不利，下小艇一隻，遣水兵相助，賊見水兵盡皆喪胆，遂被村人所獲，於念五日，二船回抵上海，計其一月之間，擊滅賊船二十餘隻，皆堅固非常，炮多且大，唐船中所罕有者，而二船之人，未常喪失一命，中國官民，即於此役，可見剿除海賊之善策矣，倘能法此而行，則事易如反掌耳。

砵非立處唐客進埠新例

本年英六月十二日，即唐四月二十八日，澳大利亞威多里亞省總督，與創例堂諸大人議定，添立新例十四條，以處唐客入該省砵非立等埠事，新例中最切要者，惟第三第四條，茲將其大畧繙譯唐字，以便華民記取，免有不知例禁而悞往彼，致生煩難也。○其第三條畧曰：凡船運載唐客至本省各埠者，連船主伙長水手搭客，其人數不得出每十墩位一人之外，如有踰額多載，則按所載多之數，每一人罰該船主英銀十磅以下。○第四條意云：凡船運載唐客至

本省諸埠者，船主必代每客輸納例銀十磅，然後其客始得上岸，如有隱匿客數，或未納例銀之先，私令搭客登岸，官府察知，必嚴追例銀，更罰該船主，照所隱匿或私放之客多寡，每一人罰銀二十磅，或減些。

以上二條，至本年唐九月二十二日始行。○按條內所載，則新金山威多里亞省，英人不欲唐客入境採金明矣。威多里亞之北有屑尼，西有亞地列，二省尚未立例，其於將來或立與否，不可逆料，欲往新金山者，不可不慎也。

歐羅巴新文略

英九月二十四日，接到歐羅巴八月十一日新聞紙，略云：自前月所載英佛與俄羅斯相持，近日未有大戰，于哥羅美地，俄軍堅守西巴士多卜魯城，英佛日逼近其馬拉鴿炮臺，欲與他決一死戰，若能攻下，則其城易破，不然，又須別作良圖也。至波羅的海，兩邊情勢，與前月無異。○英佛出征遠地，軍餉浩繁，佛帝下詔國民，着共納銀一萬四千四百萬員，以充軍實，納者可每年食利若干，其利出自國庫，詔令一下，國民無不踴躍輸將，俄頃間，來獻納者，有三十一萬

人數比詔內竟加五倍，共五倍中，有三分之一，係每人止納二百四十員以下者，卽此可見佛國之富裕，又可見君民一心，皆急以勝俄爲念也。○佛之京師巴里，邇來新建宮庭一所，欲廣集天下諸國之瑰瑋琦玩，與工藝之技巧器用，充滿其中，一以快觀者之耳目，一以知諸國之土產製器孰劣孰優，以爲取則，卽此可見西國雖值干戈之會，而其所專尚者，別有在也。英后議于八月十六日，統率文武諸臣渡海，親臨佛京，以觀該宮之蓄積，亦實兩國之和睦也。